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四十九回 劉學官棄職歸山 龍大師傳丹入海

吾廬何所有？一灣蓮蕩、數間茅宇、斷壑流離聊補葺，那得粉牆朱戶、禾黍西風、鳴豚落日、灑脫田家趣。客來茶罷，自挑野菜同煮。多少甲第連雲，蛾眉環坐，人醉黃金塢。回頭邯鄲春夢破，零落珠歌翠舞。得似衰翁，蕭然陋巷，長作溪山主。紫芝可採，更尋山谷深處。這首詞單說瓊樓金屋，不如茅舍竹籬；舞榭莊台，不及牧歌樵唱。嚴子陵的羊裘，卻勝似石崇火浣雉頭；杜子美的榛栗，卻勝似何曾的烹玉炊金。黃山谷自號四休老人，王稱為四當居士。

何為四休：

粗茶淡飯飽即休，補破充寒暖即休，
三平四滿過即休，不貪不妒老即休。

何為四當：

晚食以當肉，緩步以當車，
知止以當富，無事以當貴。

如今世人不思退步，反說是古人可以隱得，今人求隱也不能夠了。不知那冀缺躬耕，梁鴻牧豕，梅福為吳門下卒，韓康在市頭賣藥，那個古人不是以窮苦藏身的。今日士大夫要嬌娃美妾，羅綺在身，絲竹在耳，住著高堂大廈，吃著珍饈美味；選個名山秀水，供我的遊玩，我才去隱。這是平地神仙，還勝似那公卿大老，待漏趨朝。那得有這個桃源，來請他去採藥？真是可笑。因此今人不如古人處，就是名利二字，再不能割捨；直至遭了烏盡弓藏的大禍，至死不悔。

今日說一個不戀名利的人，後來成了仙佛，只是一個舍字。清河縣有一個劉學官，姓劉名讓，住在獅子東街。當初是個迂儒，一生不敢妄為；那年借了西門慶五十兩銀子，上濟南府做了訓導。後來西門慶死了，不肯負了前言，使夫人來還月娘。只此一念不欺，自然是個古君子。他兒子劉體仁，做了廩生，到金朝中了進士。這劉學官在濟南遇了大亂，劉豫降了金朝，幾番失城，這秀才們俱走了。那有一個來送禮敬先生的？況亂時的俸糧，不消說沒了，又大亂不得來家。做了一套南北詞十三腔，以明其自得。名曰：「青氈樂」。

【北新水令】

高名不列縉紳編，別有本儒林便覽。行藏原是隱，伏旅號為官。瀟灑清閒，又休看做風塵下賤。

【南步步嬌】

空堂四壁紅塵遠，鎮間把重門掩。然似遠山，風雨疏簾，靜把圖書展。鳴琴仔細彈，歌一曲幽蘭空谷無人見。

【北折桂令】

老頭巾不受人憐，說甚麼炎涼冷暖，苦辣酸甜。到處有酒瓢詩卷，龍泉射電，彩筆如椽。扶世界，不用俺登朝上殿；挽江河，那用俺進表陳言，天賜平安，一任盤桓。愛清高料沒有暮夜黃金夜，論官箴那裡討犯法青錢。

【南江兒水】

把傀儡排場戲，看長安棋局翻。見多少掀天覆地興亡亂，白衣蒼狗浮雲變；朝更暮改蜃樓幻，月落酒人散。夢裡邯鄲，續不上儒門公案。

【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】

穿一件舊烏青破絹衫，吃幾口鹽黃菜淡茶飯。白鬚鬚扮出個四皓賢，黑皮靴活像個鍾馗判。熬不出郭汾陽將相權，也沒有伍子胥鐃劍。森嚴明倫堂，緊對文宣殿，回也麼賢。俺是個活壽星，長命的老顏淵。

【南僥僥令】

青雲時已暮，白日夢常閒；只當做參禪持戒把耀心煉，也何須訪名山費往還。

【北收江南】

呀做張良辟穀去求仙，學蘇卿齧雪井餐氈。到如今聞韶三月無鹽，又何用熬煎，又何用熬煎，他道是不食煙火石瞿曇。

【南園林好】

對明月星斗斑，對鬆影風景連翩。受用些燈昏酒淡，得意處竟妄言，得意處竟妄言。

【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】

履平地靜波瀾，拋舟楫任長川，正好在廬花岸，閒看魚龍罷釣竿。似遼陽鶴返弔城郭，閑坐寰。又何須鵬盤美饌，又何須錦衣繡幔，又何須油車翠，又何須瓊樓曲檻！俺向這的是隨緣遇緣，知天樂天呀素位中春風無限。

【清江引】

南陽知己何時返，濁酒自家勸。文章鏡裡花，富貴風中線，不覺的飯牛歌歸去晚。

此詞見劉廣文苦中能樂，是個自得的君子。後來捱了數年，升任河陽知縣。因此時天下大亂，南北交兵，就告病棄了官。在南山下，臨著河邊築了幾間茅屋，栽花種竹；約幾個詩朋酒友，日日吟詠，以消歲月。或與高納談禪，丹客講藥，非只一日。也就是一個樂天命真高士，博古通今大道儒。卻遇了一件異事。

有一夜，月明如晝，萬籟無聲，劉學官書樓正坐，只聞得一陣異香撲鼻。這香不是花香，不是焚的沉香，不是佩的蘭麝香，謂之天香。

似酣非酣，如氣非氣。初來時芬芬馥馥，似薔薇露釀就醪；再聞時■■，如雲霧中飄來丹桂。滿書房筆硯硯書，俱帶些香煙瑞氣；半空中鸞鳴鶴唳，忽然似風響雲行。三天龍駕到前，一紙鶴箋來榻上。香過處，只見一幅白全帖子，寫青霞道人張某拜；帖內有拳大四字，是「為善讀書。」劉學官大驚，叫兒子劉體仁秀才來，望空拜謝。又疑是鬼魅邪狐，來此擾亂山居。到了一更天氣，青霞道人忽然現形於園內，立在花牆之下。但見：

戴一頂逍遙巾，飄揚翠帶；束一條五絡攢絲絲，斜襯青袍。長鬚白面，彷彿呂祖純陽；巨口方瞳，疑是九華大帝。袖帶白雲來竹逕，杖挑明月到柴門。

當時劉學官家僮，名叫姚莊，年紀十三歲，生得極是乖巧。花園書房內，多是他管理。見了道人在園內立著，便問：「你從那裡來的？這昏夜卻在園子裡，怕家主出來，不當穩便。」道人說：「我就是青霞道人。因有名帖來拜你家相公，夜晚相見，怕他生疑。我的洞府去此山不遠，明日早使人來叫你到洞中一看。回了你主人的話，再來相見。」說畢不見了。

劉公還夜坐看書，不曾寢歇。只見姚莊進來，說有一道人在園中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劉公又疑又怕。忽然青天白日，有這等怪事出來，難道我一個凡人，天就降下個神仙來度我不成？這是該疑處。卻也有古人遇了異人，傳授以長生不死的訣；或是夙世緣，多有不可解者。又想一想，這樣深山曠野，人跡不到，多有木客妖狐，變人形。或是以美色，戲弄人的元陽；或是以兇惡試人的膽氣。就如古人的隔窗伸進鬼手來，用一山字壓住他一般。這是該怕處。又細想我平生沒有一點邪心，如何招出妖怪來，死生有命，憑他罷了。看明日果有人來叫姚莊，再作商議。一宿休提。

到了次日，滿村裡都知道這件奇事。果然東園裡來了一個白鬚老人，青衣皂帽，像個老都管模樣，見了姚莊道：「我是張師父洞裡書吏，名叫韋化。今奉命來叫你洞裡去。仙師要同你來拜老相公的。」慌的姚莊向書房裡走不迭，報與劉公知道。張師父使人

來叫我了，可去不去？那小廝也不知是仙是怪，只道是人家叫她傳書寄柬，一定有些酒食賞他一般。劉公沉吟半晌，細想他既然白晝遣人招呼，必有其故，不論他是仙是妖，他既先有名帖來，我豈可失禮。即取素白全柬寫了個名帖，後附一詩：

天台藥裡武陵津，今古疑仙說未真；山水樓台渾是夢，漁樵煙火或非人。重來不識城市面，歸去還迷洞裡春。問道安期多秘要。可分瓜棗到西鄰。

一面寫書交與姚莊帶去，劉公又怕是鬼魅纏了此人去，在山澗中不回來。那得知道有個莊客紀大，是個獵戶，慣於走山，其快如飛，悄悄叫他，吩咐他緊隨姚莊身後，看往那邊去，有些好歹去救應他。那紀大即時出得莊來。看著姚莊，走到東山林子裡，他卻遠遠的跟著又不便頭前去。只見過了一道山澗，那姚莊風也似去了，甚麼個影兒，全望不見往哪裡走去。趕又趕不著，飛奔往前，過了兩三個山頭，才見姚莊早到了東山石崖下，卻是一灣清水小小的個澗兒。到了山根下，忽然開了兩扇大石門，明明白白，姚莊進去了。慌的這紀大走下來追趕。及到石崖邊，卻不見姚莊。只見：

石邊綠草映青絳，山下浮雲橫素彩。一莊荒山，上有滕蘿遮水面；千尋高壁，何曾雞犬在雲中。花樓洞口少桃源，路失天台無藥侶。

這紀大在山下找尋姚莊不提。卻說姚莊隨著韋書出得莊園，上了東山。兩個人一行說話，不知走了幾層山子，到了東山崖下。初見是一座荒山，一塊大石崖，從山上插下來，中有一條石縫，長滿了荒草。只見韋書叫了聲開門。就是一座大衙門，也不見山了。大門首把守的人站滿了，也有帶官帽盔甲的，好不威武。見了韋書吏領著姚莊，也不言語，放進門去了。走了幾層宮殿，俱是青碧輝煌，青石甬道，彎彎曲曲，到一座殿上。見昨晚的道人，坐在殿上，又是一樣打扮，似梓潼帝君一樣。姚莊上前磕了頭，遞上詩柬去。仙師折開看了，便道：「我昨夜要拜你主人，怕他生疑。今日叫你到我洞中，看個明白，我好同你去訪他。以後常常往來，只到我山根下，一叫就開門，即到你家一樣。你主人讀書為善，日後也好到此。」說畢，出得洞來。叫姚莊先去報知，在園中以師生之禮相見。

那時劉公在書閣上坐候，正然納悶，不知此去吉凶如何。只見姚莊早走到面前說道：「張師父到了，要在園裡相見。」細細把洞裡光景說了一遍，劉公半疑半信。過了兩個時辰，那個莊客獵戶才回來，不知姚莊已到多時了。劉公只得到園子書房裡候他，看是怎樣光景。即領了兒子劉體仁，和兩個同學秀才，俱到園門外遠迎。只見姚莊說道：「到了。」這劉公眾人並不見個影，姚莊說：「作揖。」劉公只得作揖。姚莊說：「進門。」劉公只得俱躬躬候進。件件只聽這姚莊口說著。滿莊人都道是瞎說。

及至進了書房，劉公等只得望上行四拜禮，真是不見形聲，如在左右。仙師進到書房內，書桌上即取筆寫出二題，叫諸生會題。一個是原無伐善無施勞；一個是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。劉公見此驚信，只得照常獻上茶去。仙師在房內檢書弄筆，寫字題詩，使姚莊致謝而去。劉公使兒子並同學秀才，將文做畢，才送到床前，即有一人取去。明日絕早又將文看完，送將回來。諸生各服批點之妙，與舉業極真。從此日日往來，或是論文講道，分韻聯詩。

一日到了九月重陽，劉公父子和眾朋友商議，要請仙師登高。寫了小啟，使姚莊入洞，請在東山鬆下，說是野坐。劉公父子和諸公都先步到山上。擇了一株大樹蔭下，山半平台，鋪下紅氈，擺列下酒饈果菜。只見來了一陣異香，便說仙師已到。一齊向空作揖，分上下坐了。斟過大杯，送在仙師座前。眾人飲乾，此酒也乾了。直飲至日落方散。往來詩詞，足有百餘首，不能遍載。到了十月十五日，三日前有一帖到，要借姚莊騎驢去，跟隨他同上東海一遊，約定五日方回。劉公只得使姚莊牽了一個老黑驢去，看做甚麼事，游什麼地方。總因劉公為人好奇，因此件件俱肯，不去違背他。去了五日，果然姚莊騎著驢回山。一群莊上客人，圍了一村，問他到甚麼去處。這姚莊進去見了劉公，在一個小搭包裡，取出幾件稀奇物件。都不是人間的，但見：

怪石幾片，紅黃青黑，盤旋著瑪瑙螺紋；松葉三枝，軟綠碧絲，垂拂似波濤藻影。石根帶出龍須，鐵珊瑚針長似發；海底移來虎刺，龜磯石光旋如雲。又有海螺海馬，形如蛤蚧。石魚石燕，怪於琳瑯。米黃袖中藏琥珀，夷熟志裡少珍奇。

且說姚莊進了莊門，先將他幾件東西，送與劉公做了人事。細細問他這幾日那裡去來。姚莊道：「初出莊門，只見一個人在莊外引我同行。到了大路的旁邊，仙師早已騎馬等候。見我到了，吩咐隨從同行。前後有二三十對人。打著旗號，往前走了不上十數里。卻不知怎麼，在半空裡腳下多是煙氣，和人家蒸飯灶上出的氣一般，層層在腳下亂滾，那驢也一步一步走將去，又不似在地上行的。走了一會卻到了東海岸邊，依然是洪波大浪接天的，沒有邊岸。仙師吩咐眾人退後：「等我分開海水，你們好隨我下去」。只見仙師騎著一匹黃馬，緊尾都是紅的，卻是倒騎著，並無鞍轡；止有一根鞭子，卻是銅的。但見他將銅鞭搖了兩搖，這匹馬渾身是火，望著海裡，忽喇的一聲竄下水去。馬到處，海水兩開，全不見水，卻是一條沙路。兩邊的海水，和銅牆鐵壁一樣，分在兩邊。這些眾人，隨著仙師的馬走，全沒有一點水氣。使手摸兩邊的水，也是乾的，哪討點水來，有這等的怪事。行了一會，又到半空裡，往下一看，又是茫茫大水，卻有煙氣隔著。一陣風來，望見海又遮住了。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到了一座大山下，仙師下得馬來，這些眾人都立住了腳，把這執事旗幡落下，俱抬著大扛箱，有十數抬，隨著仙師往山上去了。只叫我和幾個閒人，在山根下看驢馬。每人分了三粒紅豆，吩咐每日吃一丸，就不餓了。遠遠望見山頂，上有一懸崖，石上坐著個白鬚老人。仙師上前拜了八拜，將抬的槓箱打開，都是文冊，不知甚麼賬。只見仙師下山騎馬回來，卻不是前番的路。到了一處大村落，幾千萬人家，正開市店做買賣哩，往往來來似螞蟻一般；只見這些人比我們有一二寸高，也有吃酒的賭博的，爭嚷的開鋪的。使的銀錢，只有小豆大。仙師道，你們吃些飯好走。買了一個點心，只好黃豆兒大，叫我拿在手裡，都漏往指頂縫裡去了，眾人大笑。唬的滿村人亂跑道，妖精來了。走的一個人也沒有，卻是一堆螺螄，堆在沙灘上，和一層山一般。仙師道，姚莊，閉著眼，再不許開了；再要開眼，撇你在這裡，不消回去。只覺耳邊大響一陣，和風雨一般，就到了這山上。仙師道，你回家去罷。我依舊騎著驢回來，到這舊路來。這些物件俱是海邊，我閒時拾得幾塊石頭頑耍，松樹枝是山上折來的，鐵珊瑚是仙師送與主人的。劉公父子 and 同學朋友，一群莊客，才信道有這樣奇怪的事。

到了次日，只見姚莊說：「仙師到在書房裡。」劉公和眾友才去謝了；又問海中有何公事。仙師道：「天機不可輕泄，大劫將到，此乃東海造在劫的名冊。日後遇亂，可向東海去逃難，我自接引。後日來便知，不可先泄。」從此時時往來。到了來年，卻是大比之秋，金朝開科，仙師說：「劉公家中事煩，兒子該離家讀書。」來春發解，卻使劉體仁相公往南山八仙裡，有座禪堂讀書。劉公使兒子去了。原來南山八仙，有兩個老和尚，一個一隻眼，是紡線為生；一個跛道人，卻採藥賣；使一個老道管做飯，甚是貧窮。劉公子領著一個家僮，到了八仙，看了看，只有一間破佛堂，中間安著一盤石磨，旁有一小榻，只臥一人，如何讀書。又遵仙師和父親的命，不敢回去。只得將平日誦讀文章，燈下朗誦。孤孤淒淒，只一個家僮；又要打柴做飯，山上又尋些野柴，好不辛苦。這山去劉公莊上百餘里，一時間家中不得送米，又去村集甚遠。正在納悶，可霎作怪，只見灶前的水，不消去取，就有一桶；山上的柴，不消去挑；就是兩大堆。只說是和尚使道人送在灶上的，那曉得仙師使了二十人，在這山上服事劉公子。後來一發奇怪，香茶細米，油鹽酒菜，件件都在屋裡。這和尚道人也只道是劉相公買來的。到了夜間，各佛堂上燈燭，不消點都點起來；鐘鼓不消打，都五更裡響起來。唬的兩個和尚道人說：「劉相公是個妖怪，平空的弄得山上大驚小怪。」一齊托去化緣，都往村裡走了，只落下劉相公僕兩人和那做飯的老道士。忽一夜來了兩個婦人投宿，生得十分美貌。見劉相公不理他，坐到三更，自己去了。劉相公卻歡喜仙師，使人送家信來，帶回文字去，俱是仙師發來題目。四九會課不絕。到了七月下山，回到家中，細說與劉公知道。感激仙師不盡。到了七月十五日，先一日姚莊來說，張仙師今夜同一位龍大師，要親到書房裡來。這時節仙凡相交了一年之外，習以為常，如親友鄰舍一般，焚香設酒相候，是不消說的。到了晚間，只見：

先一道雲來峰頂，直插下百丈松林；後一層霧接山腰，卻罩住三間茅舍。星光隱映似青鸞，只少飛瓊送柬；香氣■開紫帳，何須青鳥傳書。這大師不穿野服，卻是袞冕龍章，儀從者位列仙班。盡皆執圭捧劍，入門來滿室威嚴。分明不聞不見，到堂中一庭瑞彩，但覺有鬼有神，夜深簫風下秦樓，雲裡笙鶴來嶽嶺。

劉公書房前有一個大大的院子，都是些白雲，從地往上發起，一似白絮綿滾將起來。天香滿院，空中叫得鶴唳鸞鳴。一莊上大，小莊客，都來焚香頂禮，飲酒三更之後，卻將劉公父子平日不欺暗室，不履邪徑的善事，寫出了三十餘條，俱是不淫女色、不昧人財、義氣慷慨、救人急難、忍辱讓人；並劉體仁大孝大節的事，也有十數件。明明白白寫在紙上，即有那不昧寡婦私財一款，是靖康二年十二月初八日，還西門慶債銀五十兩。許多秘語，寫得墨跡淋漓，有龍蛇古篆之體。臨行作別，龍大師留詩一首：

龍飛鳳舞下天堂，一榻蒼雲掃未開；
不為渡迷超正覺，何因丹藥點凡胎。
千重雪浪凌空渡，一片仙帆過海來。
壬午甲申群在劫，待君東下訪蓬萊。
後題曰龍光辰東海三峰頂候
青霞仙師亦留一律作別。
為訪蓬萊丁令威，千年華表未言歸。
翎垂白雪幾今古，頂結丹砂少是非。
海淑雲濤回羽杖，石門煙月鎖岩扉。
一杯酒盡天風起，指點虛空路莫違。

二仙在房飲酒，劉公諸友在房外主客相陪，俱是輪番送酒。直到四更，眾人各有醉意，便問：「仙師洞中多有異酒靈丹，又有仙姬歌舞。姚莊一個小小奴僕，倒得親入洞天，門生既有緣分，因何不得一到，每次到山下，只得一片荒山，一溪流水。雖經年往來，教訓到今，終有疑心。今日二位仙師將別，懇求一杯仙酒。說畢，眾人跪求，再不肯起。仙師使姚莊傳說，你們凡心太重，不奏聞上帝，不便進洞。就是仙酒仙樂，輕易難得見的。只有一樣麻漿，可以益壽延年，略當一小杯罷。仙樂是實有的，你們凡夫當不起奏樂，只叫他們來，或是奏瑟簫管，只彈一聲，吹一聲，就知了。既以漏泄，不得又留；從此一去，且不得會了。各人勉勵為善，還有相見之日。」說畢，只見姚莊從房內掀起布簾來，遠遠一柄銀壺，斟出一茶鍾仙酒來。叫：「劉公跪接。」色如丹砂，味如甘露。飲畢，但覺四肢暢美，不可名狀。各人俱分了半小杯吃了。

忽聽得房裡琴瑟簫笛，細細彈響一聲，劉體仁進房送酒，親見一枝玉笛，在書榻上，偷眼一觀，不敢近視。時已嚴冬寒夜，只見暖氣如春，雲煙滿座；隔窗燈光，照見人影散亂，不見其形。連一夜房中飲了五十斤酒，杯杯一舉而乾。又留下丹藥九粒，朱紅一色，重如鉛子，叫劉公五鼓時用水拜服，可以延壽。日後有事，可以來東海相會。起來拜別。使姚莊傳與眾友，行四拜禮。仙師受了兩拜，天色將曙，只見滿山雲霧，對面不見人影；一陣異香，遠遠白雲如蓋。從林裡出來而去，漸漸騰空而滅。真是海裏如瓜人不見，鶴書似夢鬼難猜。從此仙師辭去。劉公使姚莊去請，只見空山流水，再無影響。各人悵然不提。

後到了金兵南北大亂，岳元帥提兵恢復中原，山東土寇四起。東昌府去汴京不遠，卻是戰場，殺得百姓十室九空，沒處藏躲。劉公父子想憶仙師前言，知道清河縣近臨清，不遭兵火，只得買了一舟，從濟南汴河口下海，望東海來，正遇順風，一夜直行，到南直安東縣地方。三元宮，清風頂，名曰「雲台山」，賃了一座客房，在朱家村居住。那山是三元大帝出家得道之地，四面大海，只有水路進去；有十八村。此是漢唐賢人出處。風俗淳厚，周圍五百里內，名賢隱跡甚多。劉公在海中隱居，使奴僕耕釣為業。自己做了一套陶淵明歸去來詞，說他棄官避地：

【北點絳唇】

晉室艱處，彭澤微祿見遭侮；解印歸歟，五斗難留步。

【混江龍】

非關傲物，看官卑賤辱不如無；真個是頂冠傀儡，束帶侏儒。擔關煞山光水色問樵牧，辜負了圍林松竹半荒蕪。登高舒嘯，對月提壺；素琴無調，濁酒堪沽。人笑俺柴桑三月長官貧，俺只道門前五柳先生富。這才是委形大造絕跡皇都。

【油葫蘆】

說甚麼送酒白衣花下扶，也只為有托而逃不在魚。做一個哆糟哺假糊塗。倚東樓菊蕊為誰開，對南山酒盞依然綠；天生成直烈烈苦肝腸，怎捱得瑣煎煎路崎嶇。到頭來亂離世界多危辱，因此上葛巾拋下漉醒酪。

【屋聲】

論文章狗彘，笑功名腐鼠，只這個三升美未消除。

後來南北講和，大兒子劉體仁中了金朝進士。回鄉看守墳墓，整理家事。劉公一日遊到清風頂，雲台深處，只是一座古廟。名曰「龍仙祠」，內塑大像，袞冕如生，旁立一人，道冠雲裳，與張青霞相似。劉公才知是仙龍指引，該有半載仙緣。把舊日山居，盡舍為寺。因此隱於東海，再不回鄉。享年九十五歲。臨終之日，面色如生，長笑而化。姚莊出家為僧去了。後來過了數年，有清河縣人，見劉公在浙江西湖眾陽庵密話，與家中作別。正是善根福報，原是不差，做了世上一個完人。